

語言与思維

高名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語 言 与 思 維

高 名 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1957年・北京

語言与思維

高名凱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3}{4}$ · 字數50,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15,001—30,000 定價:(7)0.26元

統一書號2002·66

校對者:張樂海

目 次

一 問題的提出	3
二 語言和思惟是什么?	7
甲 語言是什么?	7
乙 思惟是什么?	14
三 語言与思惟的关系	19
甲 語言对思惟的依賴性	19
乙 思惟对語言的依賴性	24
丙 語言与思惟是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	47
丁 語言規律和思惟規律的关系	56
一 語言規律是什么?	56
二 思惟規律是什么?	57
三 語法規律与邏輯規律的区别	58
1 概念与詞	61
2 判断与句子	67
3 概念的分类与詞类	69
4 邏輯范疇与語法范疇	72
5 口头的語法形式与邏輯的意义	80
四 邏輯規律与語法的形式表达	81
五 語法不能違反邏輯	81
四 小結	85

一 問題的提出

十九世紀德國語言學家洪波爾特(von Humboldt)曾經給語言下過一個定義，認為語言是“思想的表達”。這個定義是近代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學家所奉為經典的。它雖然揭露了語言的一部分作用，但卻是對語言的片面的了解，甚至於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語言固然有表達思想的作用，但語言的本質却不就在於此，而是在於作為人們的交際工具。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學家之認為語言是思想的表達，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心理主義”的、唯心主義的，因為根據這種理論，語言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語言只存在於個人的腦中，表達思想的語言只是個人的心理活動，表達個人思想的工具，而他們的立論又往往認為思想先存在於人們的腦筋，只是有了語言之後，才把思想表達出來罷了。我們只要懂得斯大林認為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①，“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②的理論，也就可以了解洪波爾特理論的個人心理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傾向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〇頁。

② 同上，第三八——三九頁。

然而，这是不是說語言并没有表达思想的作用呢？也不尽然。語言显然也有表达思想的作用。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 斯大林說：“思想的真实性是表现在語言之中。”^② 我們是依照別人的言語而去了解別人的思想的，我們也是拿語言来把我們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我們不可能不听人家說話而能了解人家的思想，我們也不可能不說話而使人了解我們的思想。問題在于是不是可以把表达思想的功能認為就是語言的本質，表达思想的功能和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兩者之間的关系如何。列宁說：“語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③ 斯大林說：“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④ 可知，語言之作为交际的工具，正因为它能够作为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而交流思想則显然是在社会各成員之間进行的。要交流思想就要把思想表达出来，使思想赋有可以了解的听得見的“物質外壳”（斯大林語）。所以，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是通过思想的表达而完成其任务的，不把思想表达出来就不能交流思想。但語言的本質并不就在于表达思想，而是在于交际或交流思想。我們所以要表达思想为的是要交流思想，是要交际，語言而且是在人类社会

① 馬克思、恩格斯：“聖麥克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四三四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三九頁。

③ 列宁：“論民族自决权”，見“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二二頁。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二〇頁。

的交流思想、互相交际的要求之下被人类所創造的。恩格斯說：“劳动的發达必然帮助各个社会成員更紧密的互相結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場合增加了，并且使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講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①，人类是在社会共同协作、交流思想的需要之下發明語言的。所以，無論从語言的最后的任务或从人类創造語言的目的和原因方面來說，語言的主要功能都是在于作为交际的工具。語言虽有表达思想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只是交际功能的一个步驟，因为如果没有交际的要求，人类就無須乎表达思想，表达思想就是为的交际。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強調語言表达思想的功能，把这認為是語言的本質，反而認為交际不是語言的功能，或只是語言的附帶作用，他們因之看不見或不願意看見語言的社会本質，結果就陷进了唯心主义的漩渦，不能正确的了解語言。

一部分資產階級語言學家還曾以個人的自言自語為理由來說明語言在表达个人思想方面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既然有个人自言自語的現象，可見語言并不是社会現象，而是个人現象，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个人思想的表达。这种理論显然是不正确的。人們交談的時候，必須运用別人听得懂的詞語来进行，不能自己任意捏造詞語，这就証明了語言是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見“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九頁。

交际的工具，正因为語言的本質在于交际，說的話就必須是別人听得懂的。在所謂自言自語的時候，情形也是一樣的。獨自道白，自言自語，不能創造出某種特別的、自己的、個人的語言，一般人自言自語，用的還是充當他本人跟別人交际的工具的那種語言。可見，自言自語其實就是自己跟自己交談，是把自己當做交談的對象來進行說話的，因之，並不是無對象的交談。我們在自言自語的時候，往往把自己稱為“你”而自呼名字，就是一個實例。自言自語的時候，所用的語言而且就是和別人交談時所用的語言，如果自言自語只為的是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末，就可以不用這種語言，然而事實上自言自語的時候總要運用某一種社會公用的語言，因為自言自語，甚至於所謂“沉思”^①為的也是要把它表達出來或作為表達的准备工作。這種情形也可以拿書面的言語來說明。我們寫信或寫文章的時候，似乎是自言自語，沒有對話人，其實對話人只是不在眼前罷了。我們是對想像中的對話人交談的，因此，在寫作的時候，我們總要力求所寫的被人正確的理解，不致引起誤會。所謂“存之名山”，“束諸高閣”的寫作，並不是不想拿給人家看，只是等待適當的機會讓人家看，或在準備的階段，認為還沒有成熟，不便就拿出去罷了。任何的自言自語、任何的寫作都是為着交流思想，互相交际的目的而服務的。

語言虽然是交际的工具，但却需要通过表达思想才能成为交际的工具。这里所说的交际就是交流思想，就是把

① 关于思惟之不能脱离語言的問題，下面再討論。

思想彼此互相傳達。被傳達的東西要是沒有用詞語體現出來，那就會什麼也傳達不了，因為要傳達的就是那些被表達出來的東西。因為要拿來交際的就是思想，就是被傳達的東西，而這思想或這被傳達的東西需要由語言表達出來，才能夠為別人所了解，才能夠互相交流，所以，表達思想也是語言的一種功能，只是這功能不是本質上的，這種功能還有交際作為它的最後目的而已。不把思想表達出來，就不能交流思想，但表達思想並不就是交流思想，如果語言只是為的表達思想，那末，人類就可以不必等到在社會勞動中有必要交流思想的時候，才來發明語言了。

語言既有表達思想的功能，那末，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也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把這關係弄明白了，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語言的本質，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思維的本質，對這問題的正確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確的 了解 語 言 和 思維。因此，我們有詳細討論這個問題的必要。

二 語言和思維是什麼？

要正確的了解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就必須對“語言”與“思維”這兩個概念先有個明確的理解。

甲 語言是什麼？

語言虽然是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應用的一個重要的交際

工具，但是人們對語言的了解却並不是都很清楚的。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語言都沒有明確的理解。德·蘇胥爾（de Saussure）雖以“社會觀點”來標榜，但是他卻把“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分開，認為“語言”存在於社會，“言語”存在於個人，這樣的暗中取消了語言社會本質的重要性^①，而葛迪納（Gardiner）^②也就因此而強調個人言語的作用，認為語言是個人發揮意志，要向別人下命令的工具。其實，語言是社會的現象，社會的產物，“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③ 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沒有個體，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個人就是社會。語言是由個人來說的，沒有說話的人們，語言是不可設想的。語言表現在個人或個體間進行的說話進程中。但是，語言行為的效用不是個體的，而是個體之間的，社會的。假如語言事象（詞和句子）之被採用不是隨着個人嗜好，而是為該語言、該社會、該語言集團所採納，那末，這些語言行為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完成它們的社會任務，才能作為交際、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個人既不能自作主張任意運用語言中現有的詞，也不能任意創造和灌輸新詞到語言中去，更不能改變語言構造的形式。當然，個人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也起着推動的作用，新詞或新的語言成分的產生也需

① 德·蘇胥爾是法蘭西學派的領袖，其說見其所著“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② 見其所著“語言原理”（Principles of Language）。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二〇頁。

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但个人只能在社会的要求之下,順着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替社会提出某些創造新詞或新的語言成分的方案,必須等到社会接受之后,这方案才能成为語言事实,所以个人并不能随意創造和灌輸新詞到語言当中去,他也不能随意更改語言構造的形式。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学家拿“个人观点”来強調个人“言語”的作用,或抹煞語言的社会本質,不能正确的了解語言,是其必然的結果。

因为把語言看成个人思想的表达,因为忽視語言的社会本質,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学家于是又进而認為动物也有語言,进行其所謂“动物語言”的研究。行为主义者就是这种理論的代表。其实动物並沒有社会生活,动物並沒有社会劳动,因之,並沒有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語言,而語言則首先是人們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因此,人的語言与动物的声音是根本上不同的:語言按其起源和發展來說,是受社会条件所制約的,而动物的声音則純粹是生理上适应周圍环境的結果。^① 人类所以創造語言,因为社会条件,共同協作的需要促使人与人之间有交流思想,交換經驗的必要。动物既沒有共同的社会劳动,它就不能憑空創造語言。何况动物并無思想可交流,动物的思惟机能只限于形象思惟,沒有發展到抽象思惟的阶段,它的声音并不代表概念。声音并不就是語言;如果声音就是語言的話,那末,風吹草动,树木沙沙作响,也就是語言了。然而沒有人相信

① 參閱福斯特利可夫:“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語言与思惟的关系,”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二年第八期,第四〇頁。

树木会說話，也沒有人相信風声是語言。动物当然有喊叫的声音，这声音当然也表达一些感情，甚至于感觉，但却沒有交流思想，互相交际的作用，所以不是語言。只有否認語言的社会本質，才会說到什麼动物的語言。馬克思說：“語言与意識同样是早就有了的……与意識一样，語言仅在人互相交际有了迫切要求和需要之后才产生。”^① 斯大林說：“有声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进步的力量之一。”^② 可見，在沒有互相交际需要的动物界里，語言是不存在的，語言正是使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种力量，它是人类的創造，不是动物所有的。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学家認為动物有語言，正是他們不了解語言本質的結果。他們的思想根源就是否認發展过程之中的飞躍，否認从猿到人的过程之中有飞躍。

同样的，在“个人观点”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許多資產階級語言学家和馬尔（Mapp）又主張有所謂手勢語的存在，温德（Wundt）在他的“民族心理”（Völkerpsychologie）里，認為人类的語言是从人类的一些賦有表达性的身体姿勢發展出来的，这种姿勢或活动就是一种原始的姿勢語。他又認為人类的手和臂最初是擒握和統治客觀事物的器官；这种作用和动物的同样动作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别；当手勢变成虛化了的擒握动作，而有指示的

①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态”，參閱羣益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四六頁。

作用时，它就变成了姿势語，人类的原始的語言。馬尔也有类似的主張。他認為原始人类並沒有“有声語”，他們的語言只不过是“手势的”，所謂手势語在一个長时期內是人們交际的工具，它使人們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渡过几种物質文化的漫長时期。馬尔說：“手的語言不仅使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形象化的概念，与集体中的全部人員交往，而且还作为人們与別的部落及本部落交际的工具，使人有可能發展其概念。”^① 馬尔甚至認為手势語比較有声語更为“天然的”，因为它更直接的联系于思想的中心。人类語言的大部分——特別是在它的原始阶段——可能在感触的印象之下完全自發的出現，之后就印入及轉化为“身体的習慣”，成为一种与相关的生活环境里的現象直接連結着的反射。手势語在馬尔看来有重大的作用。手是远古时代的唯一的生产工具，同时也創造了人类的“理性”和思惟。人类的手能够做种种工作，而猴的手却只能做有限的动作和非常有限的劳动。手創造了人类本身及其整个文化，手的作用不仅仅是劳动的工具，同时又是原始时代的重要的“交換意思的工具”，原始人並沒有有声語，他們的語言只不过是手势的。溫德一馬尔理論的最大錯誤就在于誤解了語言的本質。斯大林批判手势語理論，說：“有声語言或詞的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

① “馬尔选集”，第二卷，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二〇二頁。

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人種學不知道有任何一個落后的部族，……能夠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在這一方面，所謂手勢語言的意義——由於它極端貧乏和有限——是微不足道的。其實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這樣或那樣地代替有聲語言的語言代用品，而是人們有時用來強調自己講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這個輔助手段在表現方法上是極其有限的。”^① 手勢語之不成其為語言，因為它不能夠作為交際的工具，表達思想的工具用。在人類之前，有的動物，如猿猴，就能做手勢，我們絕不能因此而說它們有語言，因為它們並沒有抽象思維，而語言則是抽象思維的擔負者。人類的抽象思維是非常複雜的，它含有許許多多的概念，手勢本質上不能作為抽象思維的擔負者，因為它不能像聲音似的由於不同音位的結合可以代表萬千的概念。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我們平常也用一些手勢，來輔助說話，但這並不等於說手勢就是語言，因為只有手勢存在的時候，它並不能夠明確的指明意義。例如，拿手做出一個圓形，這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做這手勢的時候，正好說“我非常滿意”，這手勢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圓滿”；如果我做這手勢的時候，正好說“你們怎麼都拿零分呀？”這手勢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非常不滿意”，“零”。所以，手勢不能明確的代表思想，它之所以有“圓滿”或“零”的意思，因為它是隨著“我非常滿意”或“你們怎麼都拿零分呀？”這句話而做出來的，它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四六頁。

只在这种場合下作为強調自己說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然而有了這句話，沒有這手勢也可能讓人家明白我們的意思，可見代表意義的仍然是有聲語言，不是手勢，手勢只能在某種情況下輔助有聲語言，它本身不能完成有聲語言的交際任務。馬爾既認為“運動語（手勢語）不論在技術上或思想上都完全適合於人類初期腦力發展的特點和水平”^①，他對有聲語言的本質就不能有正確的了解。因為運動語或手勢語既可以滿足交際的要求，那末，有聲語言的發明就不是為的滿足交際的需要，而是作為神秘的工具而產生的了。馬爾斷言有聲語言具有神秘的性質：“最初被運用的有聲語不能不具有神奇的性質，它的個別的詞不能不被當作玄妙的東西來重視。人們珍視它，並且保守秘密，不讓別人知道，就像人們至今不讓別人知道其玄妙神秘的獵人語言一樣。”^② 依照馬爾的意見，這種語言是術士所有的，它既被保守起來，不讓人知道，自然就不是什麼交際的工具了。所以，根據馬爾的理論，有聲語言竟至於不是交際的工具，而所謂手勢語却反而是交際的工具！馬爾所以有這種理論，原因是他雖然表面上承認語言是社會現象，骨子裡卻主張語言是個人現象。當然，有的時候，我們可以拿手勢作為說話的輔助手段，來幫助指明我們腦子裡所想的東西，不過，只有這手勢就無法把我們的思想正確的表達出來，社會上的其他成員也無法從我們的手勢裡知道清楚我們的意

① “馬爾選集”，第二卷，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一二九頁。

② 同上，第二〇四頁。

思。事实上，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只有有声語言才能够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只有有声語言才是社会現象。馬尔把手勢語看做交际工具，而把有声語言看做被人保守起来的玄妙神秘的东西，这就証明他的出發点是把語言看成个人現象，并且是神秘的現象。

总之，在討論語言与思惟的关系当中，我們所指的語言并不是什么个人的言語，什么純粹的声音（包括动物的声音），什么手勢，而是作为人們交际工具用的有声語言。只有有声語言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交际工具，只有有声語言才是社会現象之一的交流思想的工具。

乙 思惟是什么？

那末，我們所說的思惟指的是什么呢？思惟是一种認識活动的过程，而認識活动則是人的意識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和客观世界接触的时候，就把客观世界反映在他的意識里。但是反映有种种程度上和性質上的不同。人类运用感官去直接認識外界事物的时候，他首先就有了感觉。我們看見光、辨別出顏色，这是視覺，它反映眼睛所感知的对象的特性。我們聽見声音，辨別出声音，这是听觉，它反映耳朵所感知的对象的特性。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感觉是对象的个别感性的性質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等到人类把客观事物当作一个統一整体来加以直接認識或反映的时候，他就有了知觉。知觉和感觉都是人类意識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但